

“两只打火机”的多元和包容

诗歌是一件可以让人“托付终生”的事情,但是在相当一些表述中,诗歌被降格为一种长期维系的兴趣爱好,和广场舞、麻将、钓鱼、养花等等日常事务混为一体。这种在兴趣维度上对诗歌的长期关注与操持,应该只是诗歌的部分,诗歌还有更为开阔、也更本质的一部分属性。栏目主持人李黎,与诗人、小说家何小竹就此问题展开对谈。

对话

1

李黎:小竹老师好!我们算是老熟人了。最起码对我来说你是老熟人,因为我是在2001年前后就知道了你、读过你的诗。有意思的是,最早知道你是在“橡皮”“他们”几个诗歌论坛上,几乎没有在图书杂志等相对正规的出版物上见到过你。也就是说,从一开始,你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浓的民间色彩,一种特别奇特的状态。相信很多人始终不能理解“民间”,官方认可与排序的诗人对他们可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但你确实一方面民间、一方面很“重要”。对这个诗歌领域的特殊现象,你怎么看待?你曾经获得过国家级的“骏马奖”,似乎对这个问题更有发言权。

何小竹:我刚写诗那会儿,也是给官刊投稿,在《滇池》《星星诗刊》《人民文学》上发诗的。但1985年我和李亚伟等人创办《中国当代实验诗》民刊,以及1986年周伦佑等人创办《非非》民刊,我就主要为民刊(也就是《非非》)写作了,这无疑是一种自由的写作,这种民刊的经历,也为自己奠定了一种“民间”基因,后来参与创办“橡皮”等网络平台,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新世纪,我跟官方文学机构都有若即若离的关系,如四川省作家协会、成都市作家协会,我有很好的朋友在里面,我会受邀参加他们的一些活动,也在四川省文学院(后来的巴金文学院)以及成都市文学院做过签约作家。但写作上我仍然按自己的想法写,不会去迎合写什么。获得国家级的奖项,是“骏马奖”的前身,即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,我获过第三、第四两届,都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之后我就跟官方的奖项无缘了。这主要是我的写作本身与他们的评奖标准差得太远。

李黎:有两个具体的事物让我对你熟悉起来,一个是在重庆的一次活动,你朗诵了《给小学生上诗课程》,非常动容,我忍不住写下来:

我先介绍,我叫何小竹
我是一个诗人
我17岁开始写诗,今年50了
我还在写诗。然后
我提出一个问题:
为什么写诗?
我说,一千个人
有一个理由
我的理由是,为了表达
为此,我准备了柏桦的一首诗
这首诗就叫《表达》
“我要表达一种情绪
一种白色的情绪”
这首诗对他们来说
可能深奥了一点
但我朗读它的目的
是想让这些耳朵
据说有四百只小耳朵
来听我的诗歌讲座
我要让这些四百只小耳朵
听一听,感受一下,一首好诗
应该是什么声音,什么节奏
也让他们知道
一种情绪
哪怕说不清楚的情绪
也可以表达……

另外一件事是杨黎的《灿烂》,让我对你还有更多前辈的了解一下子清晰起来。但这样的图书好像也不多,“第三代诗人”秉承了一种浪漫与豪情,似乎不屑于回顾往事?但这几年出现了“某某四十年诗选”“某某三十年诗选”,也是到了一个总结陈词的时刻了?

何小竹:我参加过中学四十年的同学会,除了感慨大家都不再是少年,没多大意思。至于我个人的写作,自认为还在路上,还不到做总结的时候,这可能就是你说的“第三代诗人”的浪漫与豪情吧。我们这代诗人,估计多数都还觉得自己是青年诗人。

李黎:梳理你的经历,或者说文学生涯,应该算是很有意思,又似乎没什么意思。有意思是经历了热烈的八十年代,同时人生轨迹出现了一种急转弯,做生意、职业写作。没意思是这么多年一直在成都和四川,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有类似经历的人也很普遍。能不能这么理解?

何小竹:对的,有意思又没什么意思,人生不过如此。好在写作始终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,当人生早已不具备悬念的时候,唯有写作依然充满了悬念。一首诗没写出来,你不知道它的模样,你好奇,于是不断地写出新诗。一篇小说开始动笔,你也不知道笔下的人物会怎么行动,故事会朝哪个方向发展,这些都带给人无穷的悬念。所谓写作的可能性,应该就是从事写作这件事情最有意思的地方。至于写作者的外部生活,我所经历的不如很多写作者那么多,但又比很多写作者丰富,就算不写作,我也觉得自己活够了,没什么遗憾。

2

李黎:印象中你的公号“两只打火机”很晚才出现,就是所谓的“微信公号红利期已经过去的”阶段,你为什么要做这公号?或者说为什么做得这么迟?相对于现在的公号(不局限于“两只打火机”)对诗歌的发表与传播,此前的论坛、博客,都有什么相同或者不同?再之前的民刊、手抄又有什么异同?这些串联起了四十年诗歌写作,似乎是古往今来、古今中外独一份?

何小竹:做两只打火机这个公号,我最初的想法是让自己有个存作品的地方,同时也方便在朋友圈分享。结果发了几篇自己的作品后,开始发小安的,叶明新的,路雅婷的,继而是杨黎、韩东、吉木狼格、桑格格等朋友的作品,这样一来,就开始发更多朋友的作品,自己的倒发得少了,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公号”。为什么做得这么迟?因为之前觉得做公号是有技术门槛的,虽然我也对技术感兴趣,不惧怕学习,但想到要操弄那些排版软件,还是觉得过于耗费时间和精力,所以迟迟不敢动这个念头。后来是因为一位热心的诗友愿意义务充当技术支持,替我操弄那些软件,我才下决心做一个自己的公号,就是两只打火机。注册申请的时候,我先输入的是“打火机”。为什么是打火机?因为我手上每天除了手机,拿得最多的就是打火机。但系统提示,“打火机”已经被注册了。我又

输入“一只打火机”,系统又提示,“一只打火机”也被注册了。然后我就输入了“两只打火机”,这次终于注册成功。韩东说,“两只打火机”这名字好,“两只”而不是“一只”,代表它的多元和包容。我同意他赋予两只打火机的这个意义,即:我们是打火机,但不是一只打火机,而是很多个打火机。

我也是经历了网络论坛、博客、微博这样的写作过程。从使用(发表)和传播的方便性上看,我觉得微信公众号是目前最优的,超过了论坛、博客和微博。可以说,公号最接近以前的杂志。当然,只是某方面的接近,很多地方还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因此,我看见一些公号按过去杂志的思维编辑、做版,做出来的效果又笨拙又凌乱,看着难受。应该说,公号像杂志,但又有其自身的编辑逻辑,比如内容上不能那么杂,不能追求面面俱到。编排上也不宜太花哨,简单为好,毕竟是在手机上阅读。至于跟以前的民刊相比,我认为它们的相同点也只是精神层面的,即独立、自由、开放的编辑理念,而在形态上,与纸质民刊已大不相同。

你说得没错,从民刊,到网络论坛、博客、微博、微信公众号,串联起来,就是中国诗歌四十年的呈现方式和面貌,这个经历,古今中外确实是独一份的。

李黎:我个人倾向于形式决定的论断,印刷术带来了小说的兴旺发达;声光电技术促成了电影艺术;网络,尤其是中文网络促成了网络文学,也包括诗歌。这种被外在形式推着走的写作状态,你觉得有什么深层次的问题或者独特的魅力?这些应该也体现在你对“两只打火机”的组稿和编辑中吧?

何小竹:是的,形式的革新也会带来内容的革新。但新瓶装旧酒的现象总是存在的。因此,不是用上了新的书写工具和新的发布平台,就必然会有新的文学。新的文学还是要靠新的思想和情感。只不过,在网络这个平台,新的和旧的都会被格外放大。你是新的,你是旧的,都会一目了然,无处藏身。只是很多时候,旧的东西的传播力、影响力(声音)会更大一些,新的东西只能在一些夹缝中生长和生存。两只打火机在组稿和编辑上,就是基于朋友圈的资源,尽可能为订阅者呈现新的东西。虽然每天都更新,但却是在静悄悄的状态下进行的。不喧哗,不追逐热点,不在意点击率,至今也不接商业广告。就像最近一期公号的标题:海豹只喜欢海豹。两只打火机的编辑宗旨就是,为那些意趣相投的朋友提供服务。打火机只跟打火机在一起。

3

李黎:你觉得以后诗歌会以什么样的状态被写出来和传播开?

何小竹:无论书写工具如何变,诗歌被写出来的状态仍然是语言(文字)的状态。其他的,如音效、图像和实物,都只是诗歌的衍生品而已。它们会丰富诗歌的传播,但原创诗歌,永远是以语言(文字)的形态而存在。我对诗歌的未来很乐观,比对未来小说要乐观。我认为诗歌天然地适合在电子世界里生存。可



李黎

1980年生于南京郊县,200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,现供职于出版社。出版小说集《拆迁人》《水浒群星闪耀时》。



何小竹

1963年生。苗族。诗人,小说家。1980年代参与“第三代”先锋诗歌运动,为“非非主义”诗派成员。出版有诗集《6个动词,或苹果》,小说集《动物园》等。

以说,越是未来的,就越是诗歌的。其实看看现在的朋友圈就会知道,诗歌更活跃,更能充当虚拟世界的交际语言。

李黎:印象中你做过很多次编辑工作——不是很多年,是很多次,每次都时间不长。而关于你的编辑生涯,我印象中是一套没有问世的书——艺术家和作家、诗人的两两对谈,非常的新锐,也充满跨界的感觉。你是怎么看待编辑这件事的?在自媒体较为发达的今天,编辑是更普遍和随意了,还是更集中和重要了?

何小竹:是的,做过很多次编辑工作,每次都不长。除了写诗、写小说,我可能最擅长的就是做编辑。我觉得一个编辑要对作者及其作品有充分的尊重和理解,只有这样,你才具备所谓的编辑眼光,既能发现作品的优点,也能看到作品的不足之处,去协助作者完善其作品。比如作者投来的稿件,你不能像快递公司一样地照单全收,不加选择和编辑地发一堆东西出来。要知道,好的和不好的放在一起,好的也会被不好的抵消。包括选出来的作品(比如诗),哪一首放前面,哪一首放后面,哪一首跟哪一首挨在一起,都是编辑要替作者做的工作。这会很花时间和精力,但作为编辑,就得有这个耐心。如果一个编辑同时又是写作者,那就需要平衡二者的身份,在评判他人作品的时候,编辑相对于写作者要更温和一些,全面一些。另外,我对于版面、版式以及文字的字号、字体的要求近乎于一种洁癖,而现在很多公号在编排上显得比较随意和潦草,或者用力过猛,整出很多装饰,看着都很难受。这样的公号我一般不愿意去阅读,更别谈转发。所以你提的在自媒体时代编辑如何如何的那个问题,我认为多数自媒体编辑都缺乏编辑的专业精神和专业技能,这同时凸显出在自媒体发达的今天,编辑的重要性,即一个好的自媒体,必然出自一个好的编辑之手。

李黎:能否给我们推荐几个你觉得优秀的诗歌公号?以及你认为势必要读一读的诗集?

何小竹:优秀的诗歌公号不少,但我就自卖自夸,专一推荐“两只打火机”。不是因为它是最好的,只是因为它是自己最喜欢的。诗集我推荐——桑格格的《倒卷皮》,路雅婷的《祝你太太好》,韩东的《奇迹》,周亚平的《颠三倒四还看错了菊花》,余幼幼的《猫是一朵云》。这几部诗集都是两只打火机专题推荐过的。几位诗人的写作风格不同,但都很优秀,值得爱诗的读者阅读和研究。